

## 朱自清背影仿写

作者：有故事的人 来源：范文网 [www.wtabcd.cn/fanwen/](http://www.wtabcd.cn/fanwen/)

本文原地址：<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82307635998.html>

范文网，为你加油喝彩！

怎样连接wifi-电池充电



2023年3月8日发(作者：宝宝吃哪种奶粉好)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

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

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

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

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

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

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

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

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

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

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

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

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

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

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

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

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仿写：

背影

当视觉模糊了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轮廓，当思想模糊了的时候，我只记得

一个背影。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背影，它是母亲转身出去掩上门的

一刹那。她要去上夜班，半夜里起来，看看熟睡的儿子，那么地香甜，她很欣慰，

又轻手轻脚地踩将过来，掖一掖被角，压一压被褥，看几眼儿子睡时的姿态，认

为满意了，再轻轻地倒退着走出去，轻轻地带上房门，不发出一点声响。儿子全都看在眼里，为了让妈妈放心地去上班，不再牵挂自己，他睡得很“正确”，一点没有乱，从他细微的眼睑中望出去，借着窗外反射进来的淡淡的夜光，看到的是妈妈模糊的影子。转过去，不见了，最后听到下面一声大门关闭的声音，儿子知道那是妈妈上夜班去了。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如果这首歌在二十多年前唱的话，我会说我最要想起的是母亲的影子。循着石块堆砌成的围墙，默默地顺着墙根走，没有妈妈，但以往她是在这里的呀。只要她空着的时候，总能在这里找到她的，最多也不会走出这附近的一点地方。碎石砌成的围墙里透出草和泥土的声息，我不知道现在闻起来叫做清香的味那时为什么没有觉得是一种享受，而只是平添了几分寂寞和惆怅，墙头探出各种花草和树的影子，唯独没有妈妈的笑容。亲切，不在这里；幸福，没有觅到。最希望看到妈妈的背影突然出现在前方，最盼望妈妈走过来，叫一声，说：“你怎么找到这里来啦？”最好还能得到妈妈的表扬。即使没有表扬也快乐，因为妈妈从来没有批评，哪怕是嗔怪，也是暖洋洋的，喜欢听到妈妈的声音，喜欢感受妈妈的爱意。但没有她的背影。站在路的这一头，望着那一个长

长的尽头，有石砌的墙，有狭窄的通道，有坑洼的石板路，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眼里是祈盼，心里是无助的孤独。

走过一程，才知道自己给孩子的也是一个背影。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但他找不到我，他始终只看到我的一个背影，一个看似漠不关心的背影。

等他长大后，他会知道这个背影里包藏着一个莫大的爱字。

父爱如歌

叮铛叮铛叮铛，山中响起了父亲奏出的乐章。

父爱如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父亲为我洒下一串串爱的音符。

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父亲常常背着一个用木料制成的“工具箱”四处奔

波，年幼的我也常常尾随其后。我父亲有一个绰号叫石匠，当人们用石匠叫他的

时候，他的脸上常流露出难以言状的笑容。你也可以投稿

父亲是很辛苦的，每天和队里叔叔、伯伯们一道，天不亮就到山上打石头，中

午吃自己带去的咸菜稀饭，一直要干到天黑才回来。回家后第一件事就叫我做作

业，接着拖着疲倦的身子剥猪草。我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父亲剥猪草发出的砍砍声。

不知为什么父亲从不让我做这些家务。

父亲对我是严格的。每次我看见同伴们在院子里跳房子、打仗，我就羡慕不已，

于是偷偷溜出去玩耍，有时被父亲看见了，屁股就有一阵好打。

父亲不识字，可每天晚上我做作业时，他做完家务，总是陪在我身边。我看见

他几次去洗脸，就劝他去睡。可他总坚持要陪我做完后一起睡，他说即使自己不懂，但也可以为我壮胆。

我发现，父亲每天要翻我的作业本，如果红勾勾多，他就会很高兴，如果红叉

又多，他只说一句：“怎么错这么多呢？”看我低着头就什么话也不说了。整个小学父亲就这样陪我度过。

我们山里有个规矩：打石头这一职业，工龄不得超过20年，如果超过20年，

就会落下一身的病。和父亲一起学打石头的人们，先后退居二线，有的另谋出路；

只有父亲和一群年轻人天天往返于进山的羊肠小路上。我的同龄人中，也只有我

在父亲的支持下进入了30里外的区中学读书。父亲说，为我读书，拼上老命也值。

后来，我父亲在一次事故中脚受了伤，从此，右脚有些跛，但为了供给我读书的费用，父亲还是往返于通向山里的小路上。

父亲对我没有更多的话语，没有更多的表白，但他却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谱写

一曲父爱之歌。

叮铛叮铛叮铛，山中又响起父亲奏出的歌声。

那是深秋，露寒风冷，寒蝉凄切，北风肆无忌惮地摇撼着老树，在光秃秃的树

梢上怪叫，地上枯黄的落叶，被风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刚落下又被卷起……

人的脸上尽是寒意。

我和妈妈走在清静的街上。天很冷，即使穿着厚厚的毛衣，北风依然从毛衣

的小孔里钻进来，直逼人心。看着一片被风卷过身旁的落叶，我不由地想：又是

一个难熬的冬天！

这时，远远地出现一个单薄的背影，孤清地坐在地上。

和着寒风，我们快步走上前去，那背影渐渐清晰……

那是个乞丐。她大概30来岁，眉间脸上却满布着岁月的沧桑。她身上只穿

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微微颤抖。

又一阵风吹过，她把怀中的婴儿搂紧了些。那大概是她的儿子吧，用两张被

子裹着，偎依在他母亲的怀里。或许说，是母亲偎依在他身上，她紧紧地靠着孩

子，搂得很紧，恨不得把自己的体温分给孩子一半，却忘却了自己依然坐在这冰

冷刺骨的地上，自己还在颤抖……



这时，又一阵北风带着落叶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简至草佛之而色变，木遭

之而叶脱，异常凄厉猛烈。

她打了个寒颤。但是，只见她把孩子用被子又裹紧了些，然后，没有半点犹

豫地脱下自己的一件外衣，轻轻地盖在孩子的身上。

她的身子如晚秋之叶，抖得厉害，但眼间却是能驱逐寒冷的温暖，她注视着

孩子熟睡的脸，脸上浮现出暖暖的微笑，眼底是无限的怜爱，无限温暖流……

她抱紧孩子，从地上站起，步步走远了……只是那怀里的孩子还在睡，仿佛

全然不知他面临的困境，还是他也明白，他永远也不会寒冷，因为无论有多大的

风，他母亲也能替他遮挡，留给他的，只有温暖。

寒风阵阵，突然一件衣服搭在我身上，一阵暖流传遍全身。回过头来，只看

到妈妈一脸温暖……

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

文章生成doc功能，由[范文网](#)开发